

1977 年高考那些事

○ 管晓宏（1977 级自动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7年12月恢复高考，标志着中国国运的改变，也标志着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命运的改变。

今年是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回顾历史，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

高考决策

“小平您好”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标志，也是千千万万莘莘学子的心声。我在清华读研时，在校团委兼职工作，参加了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带领前后两任校学生会主席，抬着巨大的气球条幅，提前一晚到了正义路口。我们要等清华的游行队伍来到时，跟上他们到天安门广场上空释放。国庆那天清晨，小平同志的阅兵车从我们眼前驶过，看得很清楚。我们随清

华的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广场中央，就看见前面离我们不远的北大游行队伍一阵骚动，有人打出了一个条幅，我们那个位置看不清条幅上的字。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是“小平您好”。北大同学完全是自发行为，这个条幅成为历史定格，载入了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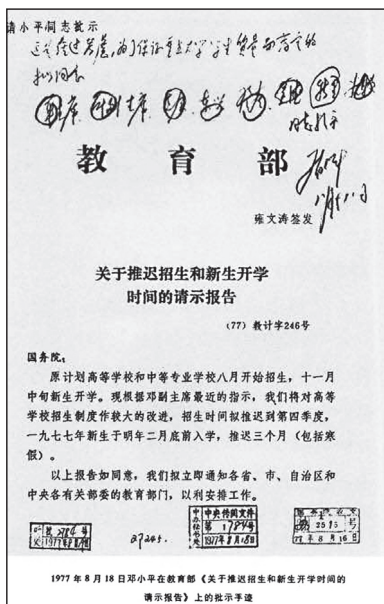
清华的1977级本科生学制4年半（为调整到秋季毕业增加了半年），毕业生参加了两次毕业典礼。我们先是在1982年1月与其他学校的同学一道去人民大会堂，参加1977级首都大学毕业生大会，听薄副总理的报告。1982年6月我们再次在清华大礼堂参加清华1977级的毕业生大会，听清华老领导、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老师的报告。何部长告诉我们说：同学们，如果没有小平同志指示教育部把报给国务院按老办法招生的文件追回来，你们这一届就吹了。



1984 年国庆大学生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

谁能考

教育部原来的方案是80%招应届高中生，20%面向社会招。小平同志命人调研，结论是当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在校课程学习内容，平均只能达到文革前初三的水平，不如在农村下



邓小平在教育部推迟招生文件上的批示

乡和工厂工作的“老三届”毕业生。所谓老三届实际上是6届毕业生，即应该在1966、1967、1968年毕业的高中和初中学生，绝大部分人经历了上山下乡。而文革复课之后，普遍实行小学5年制，初中、高中各2年的学制，中学生要参加很多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应该在课堂学习的内容严重不足。于是，小平同志提出面向全社会招生，不设置比例，改变了教育部原来的方案。

对考生的年龄限制也关乎千百万人的命运。教育部原来规定考生的年龄限25岁以下，而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初1968届的标准年龄已经过了25岁。为了能把老三届招上来，还是小平同志决策把年龄限制放宽，正好是年龄最大的高1966届报考时的年龄。

报考看似是个技术问题，其实不然。教育部原来的文件规定，考生要通过所在单位或公社大队报考。但由于左的影响还

未消除，这个规定实际上卡住了相当一部分人报考。

我比老三届低好几届，年龄不是问题，但我们工程队的指导员不同意我报。他知道我这些年一直想推荐上大学，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每年只能过“个人报名”这一关，根本过不了“单位推荐”和“领导批准”。因为推荐上大学无望，我一直在自学。“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布置我写大批判文章，批评我不像学数理化那么积极。后来的“评法批儒”运动，他想抽调我去画画家像，我说不会，他认为我故意推脱。其实这件事，他完全冤枉了我。我确实不是推脱，是真不会画画。缺乏画画和三维轴测图的感觉，是我后来决定报考信息类专业而不是机械专业的重要原因。但指导员不相信，在工程队的大会上批过我走“白专道路”。现在，“白专”小车工居然可以不通过他，就能考大学，当然不同意。

指导员找了很多理由，最荒唐也是最致命的理由是我已经上过大学了。他有所指。在推荐上大学无望的情况下，1975年我找机会上了一年单位办的“七二一大学”建筑机械班。

虽然绝大部分“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但其中的很多学生非常努力。很多同龄人，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入全日制大学，只进了“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电大、夜大、自学考试，自学成才，成了各行各业成就斐然的专家。我对他们始终心怀敬畏。

拿我进过“七二一大学”为理由，不让报考十分荒唐，但那个时候没人敢公开说一年制的“七二一大学”不是大学。指导员还真就以此为理由找公司政治部不同

意我报考。公司政治部管报考的吕干事恰好是我哥们儿的女朋友，一开始想搪塞过去。可指导员一再说他代表一级组织（其实就是他个人），吕干事也不敢不理。我能否报名就成了问题。报名的最后关头，公司政治部接到了关于高考报名的补充文件，吕干事告诉指导员，考生可以不通过单位，直接到县招生办公室报名，他这才怏怏作罢，我这才报上了名。

后来才知道，小平同志针对下面反映有些考生报不上名的情况，指示下发了补充文件，考生如果在单位报不上名，可以直接到县市招办报名。1977年高考，我能报上名，完完全全仰仗这个补充文件！

谁能上

小平同志指导下定的原则是“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但如何择优，还有政审一关。

在文革还没有被否定的情况下，当时的领导受“宁左勿右”思想的影响，卡下他们认为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单位“表现不好”的考生，易如反掌。还有个别考生的家庭涉及文革中的“大案要案”，要小平同志和中组部直接干预才被录取。

我报上了名，考试成绩上了分数线，被初选上了。能不能被录取，还要看政审能不能通过。总公司教育处从业绩出发，希望单位能多考上几个。教育处的王干事真是个好心人，他大概已经从华阴县招办得知我考得不错，大胆为考生说话。他看了安装公司政治处给我写的政审材料，说这样不行，我的家庭出身不应该影响我的前途，要政治处重新写，一定要写清楚我的家庭出身与我没关系。在当时情况下，这是最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王干事。

高考志愿

总算报上了名，要填志愿。我请教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老师，报什么专业好。老师了解我自学的情况，也了解考生们水平，觉得相比之下，我的基础不错，建议我报考中国科技大学高能物理专业。这个专业当时代表科学的前沿，竞争激烈。我考虑再三，鉴于我已经在工厂工作7年多，还是学工科最适合我。

是不是报我已经有些基础的机械制造专业，也挺伤脑筋。我当过多年钳工和车工，上过一年“七二一大学”建筑机械班，有点机械基础。但是，我不擅长也不太喜欢画图，这对学机械专业很不利。另外，如果我学机械，我已有的基础不算什么，进了大学就会被淹没。但如果我学其它专业，我的机械基础就会成为加分。所以，不如报机械专业保底。

我最后报的三个专业是：清华大学自动化、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陕西机械学院（今西安理工大学）机械制造。这个选择后来证明很正确。本科期间，因为有当车工和在“七二一大学”学机械的基础，我通过了非机类专业机械制图课的免修考试，还得了优。我后来研究制造系统建模和优化，当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微薄的机械基础都帮了不少忙。

复习

1977年夏天的招生季节没有招生，各种传言四起。但直到十一，我才有了确切一点的消息。从不满15岁起，我在第十冶金建设公司先后当过民工、宣传队乐手、木工、钳工、车工，已经工作7年多了。我母亲经同事介绍，认识了一位在省冶金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

局工作的阿姨。十一假期，母亲带我到这位阿姨家，想打听一下文革结束后，大学推荐招生的政策有没有变化，看看我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或者，有没有可能调到离家近一点的单位。虽然我们单位直属冶金部，但招生名额由省冶金局分配。这位阿姨的先生恰好是西安市教育局的领导，叔叔对我说，招生办法还没有公布，但肯定不归冶金局管了，而且可能要考试。我问他是不是类似文革前的高考，他说有可能，但还不确定。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彻底活了。

确切知道1977年高考是1977年10月21日。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同时发表了《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1977年高考的大幕正式拉开。

因为时间紧迫，1977年高考由各省命题和组织。陕西的考试时间是12月9日、10日，考数学、语文、政治、理化四门。

正式开始的复习准备时间只有1个月18天。数学、理化的复习，有多年积攒的笔记、要点和做过的作业，语文可以练一下常见的作文题。关键是政治该怎么复习，太没底了。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后的过渡期，很多提法都在改变，政治题的答案也在变化。就在这时，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出了一本政治复习提纲，有不少例题，特别实用，起了关键作用。我已经记不得在哪里买到或者借到了这本复习提纲。

能不能在上班时间复习，要看单位。有的单位希望多出几个大学生，专门给考生复习时间。我们工程队有这样的指导员，加上工段长觉得我干活不错，不想让我走。我本来一直在C620和C630车床上工作，被调去干没人愿意干的落地车床的活。这个直径2米的卧式落地车床是用旧汽车变速箱自制的土车床。因为设计不合理，期间出了卡盘碰刀架的事（手动车床常见的小事），被指导员抓住，也作为不让我报考的理由之一。所以，我只能业余时间复习。倒霉的是，那一个多月晚上总停电，白天又不停（否则，可以在上班时间合法复习）。我买了一箱蜡烛，挑灯夜战，从此落下近视眼。考前一个星期，我想用多年攒的调休请假，没有批准，不得不谎称病了，第一次泡病号。

考试

我的考场在我们单位的职工子弟学校。进考场时，着实吓了一大跳。考场外人山人海，挤满了送考生的家人和朋友。考场四周，单位的基干民兵背着半自动步枪巡逻。我从没正式考过试，更没见过这阵势，心情加倍紧张。

进了考场的教室候考，心像是要跳出来。据说试卷前一天送到华阴县，县领导派县中队的解放军守了一夜。因为印考卷缺纸，用了印《毛选》五卷用纸的传言后来也得到证实，这在文革中无法想象。

考卷箱终于送到教室。监考老师多有过文革前高考的监考经验，看得出监考老师们非常兴奋和激动，仿佛也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老师拿出密封袋，对我们说：同学们看好，省招办的密封条完好，我们监考很有经验，大家一定要独立完成，不要作弊。

第一场是数学，出了考场想一想，跟其他考生交流一下，觉得没有考好，非常沮丧。题目并不太难，主要是太紧张，太慌。那时考试书写用自来水笔，我带了两支。一开考，笔就不小心掉地上。我紧张到顾不得捡，赶快拿出另一支。有些题一题多问，有的小问没有看到；有的题多个答案，没有做全。附加题超出中学数学内容，是一道简单的微分方程应用题，我会做，但前面没有控制好时间，没时间做了。虽然附加题不算分，但重点大学肯定要参考，太亏了。想想还有保底的学校，还是好好准备下一场吧。

第二场是政治。拿到考题，我的心就定下来了。考题的范围，基本与那本陕师大复习提纲的范围一致。特别是论述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的题目，几乎与复习提纲的例题一模一样。我有点儿记忆力的优势，在乐队工作时，排练几遍就能记住乐谱，演出时从来不用谱架。最担心的政治考试，我感觉考得还可以，信心又来了。


第二天上午考语文，运气来了。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和《给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二选一。《难忘的一天》几乎是所有中小學生都做过的作文题，大部分考生可能也都准备过，关键是谁准备的好。

我问过其他考生，大部分人都写一年多前几位伟人逝世，还有聪明人写参加高考的这一天。我写的是百万人十里长街送周总理的那一天。

1976年1月15日的北京，上百万人在没有得到官方通知，也不知道具体时间的情况下，通过口口相传，冒着零下十几度的凛冽寒风，伫立在长安街两旁，等待周总理的灵车通过。有的人从一大早一直等到下午，靠跺脚御寒。送总理的事也口

口相传到了外地，不少人在这一天自发遥送、遥祭。这件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四人帮”倒台之前，媒体竟然没有报道。我的好朋友出差到北京，就在百万人中，详细描述过当时的情景。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媒体特别是影视报道铺天盖地，不乏感人的文学描述。我选这个题材，写了一点感人的细节。监考老师在我旁

	考 生 须 知
姓名 <u>管晓红</u> 性别 <u>男</u> 编号 <u>2 0814</u>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按时参加考试； 2、持准考证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将准考证放在座位左上角； 3、保持考场肃静； 4、不得带书籍和参考材料进考场； 5、不准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和拆试卷密封等舞弊行为，违者取消考试资格；

管晓宏的准考证

□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边看了很久，好像觉察到他点头。这篇作文，有可能打动了阅卷老师。

最后一场理化考试，我已经放松了。题目不难，我不再慌张。仔细看题，认真作答，相信没丢多少分。

初 选

考后的等待，度日如年。焦虑中，1978年来到了。元旦假期回家，家人和邻居都在问考得怎么样。我实在不想回答，因为我比他们还想知道。我干脆进城到街上闲逛。

陕西省的高考录取有个初选程序，先选出多于录取名额的考生参加体检，再从中正式录取。1978年1月5日，考完已经快一个月了。上午10点多，总公司教育处王干事打电话到安装公司，让人通知我初选上了，2天后到华阴县城的部队医院体检。我赶快跑到公司行政楼，问清楚具体情况。我们总公司一共初选上5个人，包括一位子弟中学的应届高中生。

高考恢复之后，社会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正在筹备全国科学大会，华主席号召重新向科学进军，重视科技人才，成了媒体宣传的主调。初选上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单位的荣耀。我们单位离华阴县城有十几里路，体检那天，单位派车送我们去。

华阴是古城。离县城不远的华岳庙，就是水浒里写的“杨志卖刀”之地，多少年地名都没变。华阴县的古城墙和城门楼像是明清留下的。高考初选的名单，写在红纸上，贴在城门洞的上方，颇有古代金榜题名之势。我在榜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才觉得一切都是真的。

体检虽是例行公事，但惊弓之鸟当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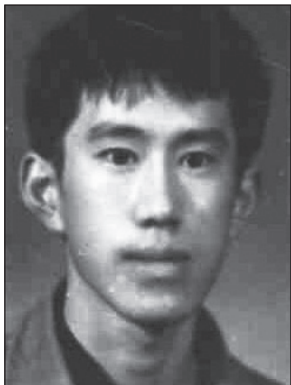
了，怕体检不合格被刷下来。因为紧张，血压量出来，高压128，比标准值高了一点，想让护士再量一次，人家说在正常之内，不给量。我又问了几个人，都说没关系，才作罢。查外科碰上了尴尬事。一位男大夫和女护士长，要检查我们有没有疝气，腿脚有没有残疾。他们大概是用征兵体检的办法，要我们几个男生一组，脱光衣服，做几个动作。我们看了看女护士长，面面相觑没有动。护士长生气了，训斥我们说：我儿子跟你们差不多大，有什么好害羞的，抓紧时间，快脱！

录 取

体检完，几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心里抱有希望，但过去太多希望破灭，焦虑日益见涨。虽然感觉考得还不坏，但让人担心的事太多，家庭出身，数学没考好，能不能录到陕西机械学院都很难说。单位的好朋友中有西安交大的子弟，跟我开玩笑说，如果你进交大，我回家到学生宿舍帮你占个好床位，如果你进陕机院，我就到对面帮你占。

我们单位是建设单位，工程项目的乙方，大部分人在野外作业。快过年了，职工们纷纷到周围农村买年货，是单位惯例。因为考试请了一周病假，耽误了工作进度，我一直守着土车床，一个接一个车着近2米直径的法兰盘。我们工程队的工会女组长看不过去了，悄悄告诉我，别干了，他们都去买东西去了，你歇歇吧。我不是觉悟高，而是只有工作才能排解我心中的焦虑。

离春节不到一个星期了，又是平常的一天。早上9点多，安装公司党委办公室的刘秘书突然打电话到队部找我，值班师



管晓宏入学照片

傅把我从车间叫到队部接电话。刘秘书问我，你家谁在清华大学革委会工作。我很惊讶，说没有呀。她说你到公司机关来一趟吧，清华大学革委会给你寄了一封挂号信。我们队部离公司行政楼不远，我胡思乱想了一路。清华大学革委会能给我寄什么信呢？会不会是来外调我家庭出身的，那说明清华大学在考虑我。又一想，外调信怎么可能寄给本人？

到党委办公室拿到信，颤抖着拆开，先是几张行李托运票掉了出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接下来抖出来的是一张录取通知书，通知书的抬头是我的名字。没错，录取我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习，1978年3月3—5日凭本通知到清华大学报到。我真的被清华大学录取了。我的脑门像是被电击了，脑子一片空白，完全不记得旁边有人。我一下就跳了起来，不知跳了有多高，然后夺门而出，拿着通知书在公司外面的大路上狂奔了几百米，好像有熟人问我怎么回事，我也不理人家。等我醒过来，返回办公室找掉在地上的行李托运票，平时对我很好的办公室周副主任对我说：小管，你太不懂事了，你怎么就跑

了，赶快去感谢公司领导啊！

我立刻被拉回了现实。是啊，手续还没有办，如果单位不同意，我能不能走啊。我赶快拿着通知书，到王书记、张经理和其他相关领导的办公室，报告说我能被清华大学录取，都是公司领导教导和培养的结果。

当晚，我彻夜未眠。有了周副主任的提醒，我不再轻易将录取通知书示人，也生怕丢了。第二天出门，我把录取通知书的信封装进贴身的口袋，装得若无其事，但隔一会就掏出来看看，牛皮纸信封就是这样揉坏的。录取通知书入学报到时交了，这个信封留了下来，成了永久的纪念。

入学须知的条文看似乏味，但我仔细阅读了好几遍，备感亲切，因为学校给我们写这个须知的口气，已经拿我们当清华人了。

好朋友们知道了，真心为我高兴，要我打电报给家里报喜，只是他们大部分都在外地的施工现场，没办法聚个餐。我没有打电报。还有几天就放假回家了，不如留给家里一个惊喜。

我花了半天时间，给我小学附设初中班教我的庄老师写了一封信。是她当年要我用文革前的课本自学，现在终于有了好结果。我写满了感恩的话，挂号寄给她。

大年三十，我终于登上了回家的火车，准备迎接崭新的人生。

管晓宏，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我国系统工程领域的知名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IEEE Fellow。